

烽火列车

赵乐璞 著



烽火列车

(电影文学剧本)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0年·沈阳

一九五〇年冬。

馬路上，人群車馬往來川流不息。人行道上走着一個年輕的鐵路工人，身穿一套蘭制服，頭戴一頂鐵路制帽，一顆紅色的中國鐵路帽徽在陽光下放著光芒，胸前佩戴著一個布制的白底紅邊黑字的胸章，看年齡不過二十五、六歲，他就是某機務段462號機車的司機長劉風。

劉風在路上走得很急，間或碰著行人，也顧不上道歉，一直望著前方，好象在追趕什麼人，不時用手套擦擦臉上的汗水。

劉風忽然發現前面走著一個女戰士，急步跑上前去，激動地叫道：“景春！”

女戰士猛一回头，定神一望，驚喜地說：“劉風！”

兩個人象久別重逢一般，緊緊地握著手。

“我媽說你剛走，瞧，我跑車回來臉還沒洗就趕來了。”
劉風說得很快，“住幾天嗎？”

“不，今晚十點鐘趕回朝鮮。”

馬路上車水馬龍，一輛輛載著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卡車和拖著大炮的戰車一直向南挺進；載著朝鮮難民的一輛輛卡車一直向北行駛。

民警在維持着秩序。

刘风和景春并肩默默地向原路走回。刘风停下脚步抬起头来望望居民屋前摆着的水壶水碗和被临时接待的朝鮮难民，又側过头来看着景春，輕輕地說：“走吧。”

二

刘风和景春站在半山中間的一座塔前。塔上鑄着“辽东解放烈士紀念碑”的字样，碑頂是一个雄偉的解放軍战士的全身塑象。这时中国边疆城市的全貌呈现在刘风和景春的面前：冬天的鴨綠江水象一条油綠的带子在平靜地流动着，江上并列的架着两座雄偉的大鉄桥，把这座城市衬托得更加美丽；可是隔江向南望去，黑烟滾滾，建筑物倒塌，大地在燃燒；更显得这个守卫祖国边疆城市的雄偉壮丽。

景春看看刘风：“你怎么啦？”

“唔！”刘风清醒了一下，“沒，沒怎么。”

“难过頂什么用！”景春好象自言自語地說着，“往南走，比这还厉害，連一座完整的城市也找不到。”

她看刘风沒有回話，又轉變話題說：“出国才十天，就象十年似的，我想念鴨綠江，也想念你和同志們。”

“这一点也不奇怪。”刘风微笑了一下說，“在戰場上总要和在家不一样！”

“可不是嘛，今天东，明天西，誰想到我們鉄路上的医务工作者还这样不稳定。

刘风回过头来望望碑上的雄偉塑象，掏出怀表，看了看：“走，回家吃飯去！”

刘风家的墙上挂着他 and 景春的訂婚象，上面写着“1950年10月1日訂婚紀念”，他俩的胸前都佩戴着路徽。

室内的窗上粘着横七竖八的紙条子。

正是剛吃完饭的光景，景春起身要帮助刘母收拾碗筷，刘母忙上前来微笑着說：“唉，我来，总有一天要你們侍候我的。”

刘风和景春对面偷偷地笑着。

刘母一边收拾吃过的碗筷一边說：“眼看要过年了，也不知你們的亲事能不能办成。……”

正当这时从門外闖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和景春同样打扮，身穿一套嶄新的黄色納条棉軍装，她急急忙忙地說：“苗大夫，院政委找你。”

刘风起身走过来打趣地說：“嘿，小黄毛丫头还成了志願軍啦！”

这位姑娘也不示弱，看了看刘风胸前的証章——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預备队——有些調皮地說：“对不起，預备队员同志，我們已經走在你前头了。”說完拉着景春就跑。

刘风望着她俩的背影輕輕摇头微笑着。

刘母从里間走出来，念叨着剛走的景春：“这孩子，又忙又累，这十天的工夫，瞧，瘦成什么样子！”

“媽，您就是願意操心！”

“我不操心誰操心？景春从小就是个沒爹沒娘的孩子。再說，你們的亲事办完了，当媽的也完了一份心事。”刘母停了

停，又說，“一会儿我做点油酥果，你給她送去，她爱吃的东西你也不帮我想着点儿。”

刘风笑着“嗯”了一声。

“鳴——鳴——鳴——”

刘母听到紧急空襲警报的电笛声有些惊惶，拉着儿子不讓他出去。刘风掙脫了母亲的双手，把門拉开，向天上張望。这时江南的上空出現了敌机群，刹时投下連珠般的炸彈，南岸在爆炸燃燒；鴨綠江冲起一道道几丈高的水柱；两架美国飞机由南向北扑来，最后的几顆炸彈落在北岸，在中国的边疆城市爆炸了。

爆炸声中，窗上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在搖晃；家具在跳动；刘风的訂婚象跌落在地上……

捍卫祖国边疆的高射炮向越境的敌机猛烈地射击……

刘风不顧母亲的阻拦，跑出家門向江桥方向奔去。

消防車响着警笛，向一片被炸的民宅疾馳。

救护車响着警笛奔向現場，其中有一輛画着鐵路标记的白色救护車直奔鴨綠江大桥。

刘风在路上快步跑着。

馬路上一陣騷乱。

江桥上，朝鮮难民扶老携幼，有的牵着耕牛蜂拥般地向北岸奔跑。江上中国船只捞救落水的朝鮮难民。桥头人群东奔西跑。一位朝鮮老媽媽被挤倒在雪地上，一头受惊的耕牛撒野地闖来，刘风本能地向后一退，但又勇敢地向前扑去，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老媽媽，这时耕牛由他头上掠过，后蹄一揚，刘风的帽子被踢落了……

刘风擦了一把冷汗，忙把老媽媽輕輕地抱到路旁。这时景春从救护车里跳出来，看着老媽媽，問刘风：“她負伤了沒有？”

刘风摇摇头，只听老媽媽呻吟道：“龙根，龙根……”

“沒負伤，馬上疏散到老百姓家！”景春命令似的說完，又向桥上跑去。

刘风背着老媽媽在路上走着，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憤怒的心情表露在他那晒黑的臉上。

四

夜幕籠罩着边疆城市。

刘风在铁路医院的門前徘徊着，他手里拿着一个紙包。

铁路医院的大楼仅有几个窗口透出光亮，刘风向上望去，看見景春的身影在活动着，看样子好象在开会。

他掏出怀表，一看正是七点。八点……又过去了，他又看看手中的紙包，望望窗口……

正在这时，迎面跑来一人，近来一看是他的司爐小胖子，他气喘吁吁地說：“司机长，快，九点鐘过江……”

刘风听到去朝鮮，又惊又喜，回头望望大楼，看看表——八点三十五分，他将紙包递给門卫，急促地說：“交給外科苗大夫！”說完轉身就跑。

刘风和小胖子奔跑在馬路上。背后来了一輛軍用卡車，刘风一縱身跳上踏板，忙对司机說：“同志，我有急事！”

小胖子也跟着上了車，他紧紧地拉着刘风：“我到你家，大娘不在，光有个朝鮮老太太躺在床上，我寻思你 可能在这

儿……”

汽車在飞跑。

刘风看着前方，說：“小胖子，人到齐了沒有？”

小胖子說的很快但很清楚：“就少李长閣了，我們分头去找，叫班員去了，还……”

汽車要駛过交叉路口，刘风敏捷地跳下来，小胖子也跟着跳了下来。

刘风来到机务段，沒走机务段的正門，翻过栅栏，向段长室跑去。

五

墙上的挂鐘指向八点四十分。

机务段段长立在桌前向刘风等五人布置一項特殊任务：

“……朝鮮的清川江大桥遭到敌机的严重破坏，宁州铁路傳來紧急命令，要我們用三夜的时间必須把搶修大桥的材料运到工地。朝鮮的綫路不好，必須你們这台小型機車才能适应那种綫路条件。过江以后要特別注意，敌机企图采用‘全面轟炸，重点封鎖’来破坏我們的运输綫。由于你們对那里的綫路不熟悉，刘局长已經指派了专人給你們做綫路指导。好吧，去一个人到仓库取点粮食，同志們馬上上車，司机长先留一下。”包乘組的其他同志匆忙离开段长室。

王書記对司机长刘风說：“过江以后听从刘局长的指揮。这台車上党的工作就交給你啦，一定要保証用三个夜間把材料运到，只許提前不許錯后，它关系到中朝两国的命运。”

“明白！”刘风站起来坚定地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張

紙条遞給王書記說：“這是李長閣同志的……”

一個叫班的青年闖進段長室，气喘吁吁地說：“李長閣不在家，鄰居說他愛人生孩子，我跑到鐵路醫院……”

王書記急不可待地問：“找到了沒有？”

叫班員：“沒有，我在門上留了個條子。”

牆上的掛鐘指向八點四十八分。

段長對王書記說：“好吧，我另找一名副司機替他去！”

六

老副司機李長閣愉快地走出“市立醫院”的大門，站在台階上端正了一下軍帽，又輕鬆地上了馬路。

他來到自家門前，從門上扯下一張紙條，借着雪光一看，上面寫着：

“火速返段，準備過江。

叫班員”

李長閣看完不由得一怔，轉身就向機務段跑去。

七

小胖子在倉庫里叫嚷着：“老楊頭，老楊頭！”

他稍等片刻，見無人回答，撖開擋台板咕咕囔囔地說：“這老傢伙，又跑哪兒去啦！”

倉庫里準備着許多裝着給養的袋子，小胖子自己進去，從地上拉起兩個半袋，系在一起象個錢褡子似的背在肩上，走到門口，拿起筆來一邊咕囔着一邊寫：“小胖子領去大米兩袋”。

八

段长室的挂鐘指向八点五十分。

刘风站在王書記的面前斬釘截鉄地說：“王書記，你放心吧，即使李长閣不去，別的人暂时找不来，我們五个人保証完成六个人的任务。”

王書記犹豫着。

正在这时，李长閣一步闖进段长室，喘吁吁地說：“王書記，怎么，过江嗎？”

王書記：“这一趟不讓你去……”

李长閣象受了什么打击似的，驚訝地說：“啊！怎么……怎么……我李长閣……”

王書記：“不，因为你爱人生孩子……”

李长閣霍地抓下头上的軍帽，一屁股坐在凳上一气不吭。

王書記走过来，温和地說：“长閣同志，段长去找別人替你去……”

李长閣猛地抬起头，声音有些顫抖：“書記，你，你知道我的心哪！我，我說不出来呀！”

王書記：“这一趟任务特別艰巨……”

李长閣把拳头悶悶地捶在桌上打断了書記的話：“就是把刀放在我脖子上，嗨……”他急得嘴唇抖動說不出話来。

刘风看看王書記，又看看表——八点五十四分。

王書記严肃地：“好吧，长閣同志，你去吧！”

李长閣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書記的手，滿面微笑扭身就要往外跑。

王書記拉住他，把自己披的大衣遞給他：“拿去！”

李長閣一脚門里，一脚門外，听王書記說：“放心吧同志，你的家有我們照顧……”

王書記把劉風等送出門外，看着他們遠去了。他返屋回到燈下，打開劉風方才遞來的紙條，只見上面寫着歪歪扭扭的幾個字：

“要求黨幫助、教育我，早一天參加中國共產黨。

申請人 李長閣

1950年12月23日”

九

462號機車挂着橋梁材料列車，開過鴨綠江大鐵橋。剛剛進站，就遇到敵機向車站掃射，劉風下了一把閘，車還沒停穩，忽然從車下跳上來一個人，命令似的叫道：“快開！”

劉風順聲望去，見是一個三十七、八歲，身穿黑色納條棉衣的朝鮮鐵路工人，身體魁梧、動作沉着。劉風忙把大閘緩解，拉開汽門，列車出站向南奔去。

紅色的信號彈從四外斜着向列車上空打來。

車上的人有些驚慌。

李長閣憤怒地把大鐵鍬猛地插向煤堆，一鍬鍬猛勁向爐里投煤。

敵機在追擊列車。

“快！”那位朝鮮同志望着天空，不斷地催促着劉風。

“準備停車。”那人剛說完，列車馳進一座山洞。

列車停下，那人掏出手槍，下了機車，向洞外跑去。

小胖子慌亂地問：“這，這是怎麼回事兒？”

“別說話！”司爐小郭驚慌地制止他。

那人跑回來，上了機車，從懷里掏出一張紙條和身份証遞給劉風。

劉風看過，一把握住那人的手驚喜地說：“綫路指導，金萬吉同志！”

金萬吉擦着汗：“這趟列車不搶出來，整個車站也要完蛋了。走！飛機已經沒啦！”

列車起動，駛出山洞。

金萬吉站在劉風身後說：“減速！”

劉風下閘，列車速度慢下來，通過一個路基松軟的區段，機車左右晃動。

“加速！”

劉風向前放了一下手把，拉大汽門，速度快起來。

宋玉昌換下劉風，坐上駕駛台。

小郭換下李長閣，向爐里加煤，

十

中國邊疆車站的站台上。

一群中國鐵路工人背着簡單的行李，和歡送他們的人群一一握手。

苗景春掂了一下肩上的行李，提了一下急救包，向身邊的一個護士（白天去劉家找她的那個姑娘）說：“小吳，快走！”穿軍裝的人們陸陸續續地進了棚車。

人們在站台上歡呼。

站台上的时鐘指向十点
汽笛一响，列車徐徐起动。

十一

刘风坐上駕駛台，操縱列車，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前方。

小胖子坐在右侧，忽然把头縮回来，吃惊地叫了起来：

“飞机来了！”

刘风剛做停車准备，听金万吉說：“重点封鎖区，不能停車！”刘风恢复了平靜，又把汽門开了一开，列車的速度加快了。

列車正在行駛，一顆閃光彈忽拉一下閃紅了天空，接着就是“嗒嗒嗒嗒”的扫射声。

刘风发现风表的指針向下垂落，他霍地站起来，拿起一把搬子，推开右甲板門，躡了出去。

宋玉昌駕駛着失去制动能力的列車在飞奔。

“減速，綫路不好！”金万吉喊着。

列車顛动起来，道木和鋼軌忽上忽下，随时都有脫軌和顛复的危險。

刘风蹲在甲板上搶修风泵，列車带起的暴风卷动着他的大衣……

小郭出来要帮他的忙，可是站都站不稳。

“回去！”刘风喝退了小郭。

整个列車在顛簸着。

刘风咬着牙，上紧了最后的一扣，打开汽閥，从烟囱后面的排汽管里，冒出一道道白汽来——风泵开始跳动了。

宋玉昌下閘，列車的速度緩和下來。

人們的情緒也緩和下來。

列車通過“漁台站”向南疾馳而去。

十二

寧州鐵路調度所，設在原木支架的山洞里。

中朝調度員在緊張地喊話。

劉局長披着一件褪了色的黃大衣，嚴肅的立在一个調度員的身后。

調度台上的回音器響起來：“漁台站報告，漁台站報告：462提前八分鐘通過漁台……”

局長看表——三點。

……四點鐘。

調度員喊話：“漁台，漁台，750次到沒到？”

沒有回答。

劉局長在沉思。

回音器響起：“漁台報告，漁台報告：750次在站外停車，司機和副司機負傷。”

劉局長看了一下運行圖，對調度員說：“命令462在松嶺停車，留下兩個人馬上坐衛生車回漁台救援！”

調度員開始傳達命令。

十三

462號機車停在松嶺站內。劉風手里拿着一張命令在躊躇着。

一張張緊張的面孔在注視着刘凤。

小胖子望着他：“司机长，要是調走两个人，可我們这趟車……”

小郭拉了拉小胖子的衣襟，不讓他多嘴。

司机室里靜靜的，人們很張紧。

远方傳來轟轟隆隆的列車声。

“光把桥修通了，战士上不去也守不住大門。”刘凤命令地說：“老宋、老王馬上坐卫生車回去救援。这趟車由我們五个人包下了，放心吧！”

宋玉昌和副司机老王向人們握握手，轉身跳下机車。

十四

一列客車体的卫生車駛进車站停下来，宋玉昌和老王跳下来向站外跑去。

750次停在漁台站外。

小吳坐在棚車里紧紧地搓着手，跺着脚，冷得十分难受，她对景春說：“哎呀呀，这車，走走走，站站站，哪輩子才能到宁州哇！”

沒等景春回話，車門突然拉开，一个志願軍战士探进头来問：“有医生沒有？”

“有！”苗景春回答。

“快！”

景春、小吳，提出救急包下車，跟他向前跑去。

她俩上了机車給負伤的乘务員包扎。

“眼看天亮了，敌机来了还不打个老实的。”一个战士說。

宋玉昌和副司机老王上了機車，景春見了熟人，問：“噢！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宋玉昌拉了一聲汽笛，說：“昨晚上。”

列車起動。

景春扶着傷員又問：“劉風也來了？”

“過來了，在前面。”

十五

陽光普照大地，山巒一片銀白。

462號機車停在山洞里待避。

劉風領着幾個同志，修完機車，回到了司機室，他們已經疲憊不堪了。

李長閣從懷里掏出紙煙，遞一只給金萬吉。

金萬吉：“謝謝，好長時間沒吸中國煙了。”

小胖子說：“金指導，你的中國話說的挺漂亮啊！”

金萬吉笑了笑，說：“在中國呆的年头多了，也就學了點兒。”

小胖子好奇地追問着：“噢，你在中國干嘛啦？”

金萬吉點着了煙，說：“早先年逼的沒路走，在長白山打了幾年游擊，日本鬼子垮了台，我又當了幾年解放軍，打下四平，回國以後學着開火車。”

“噢，你是解放軍哪。”小胖子又瞅瞅李長閣的帽子說：

“噢，我們這兒還有個老八路哪！”

“又多嘴啦！”李長閣溫柔地瞥了小胖子一眼，指指頭上的帽子，“這是老八路給我的一个紀念品。”

“所以一年四季总戴着它。”小胖子說着伸出四个指头，“四年啦。”說得大家笑起来。

李长閣笑着把空烟盒搓成个紙团向小胖子打去。小胖子拾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他那張笑臉突然变得沉思起来。

刘风揩着油手說：“做点飯，吃完了先睡一觉。”

小胖子拿起“牛腰子”飯盒。

小郭打开小胖子背来的那两个半口袋，突然愣住了。

小胖子上前抓了一把：不是大米，而是两半袋子食盐。

大家失望，小胖子懊悔地低下头。

金万吉看了这种情景說：“大家先睡一觉，一会儿能有人送飯来。”

十六

在另一座山洞里。

景春打开紙包，拿起一块油酥果递给小吳。

“什么时候买的？”小吳問。

“不是买的，是……是刘风的媽媽特地給我做的。”

小吳天真的“噢”了一声。

十七

462号机車的司机室里。

人們在熟睡着。

金万吉輕輕地爬起来，插了一下怀中的手枪，小心翼翼地溜下机車。

小胖子沒有睡，躺在那里摆弄着紙烟盒，心里懊悔自己的